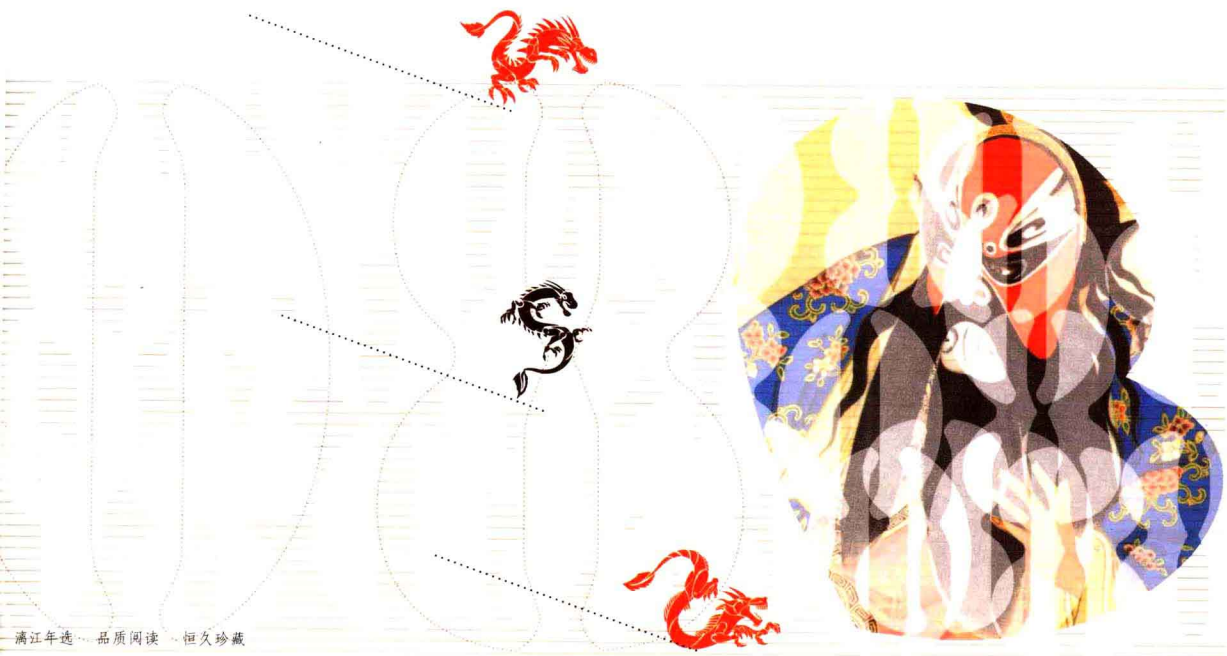


2008 ZHONGGUO NIANDU ZAWEN

2008中国年度

杂文



漓江年选·品质阅读·恒久珍藏

- 《好运设计》史铁生
《女性的解放》杨 澜
《自在自在的民间在哪里》陈丹青
《我的奥林匹克》崔永元
《作揖的好处》韩少功
《没有隐私地活着》于 坚
《难局》龙应台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沙叶新
《商业的炊烟》梁晓声
《谁霸占了鸳鸯的青春》王 蒙
《杂文选刊》 选编 刘成信 王 芳 主编

2008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 选编 刘成信 王 芳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中国年度杂文/《杂文选刊》杂志社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9.1

(2008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496-0

I .2… II .杂…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9854号

2008中国年度杂文

主 编 者 刘成信 王 芳

责任编辑 文龙玉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 明 秦 灵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杜 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c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496-0

定 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论杂文的分类（代序）

——兼及2008年杂文看点

刘成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论者将杂文分为歌颂和批评两类；也有论者认为分知识型、批评型、歌颂型和教育型四类；又有论者在四类之外加上审美型共计五类。

我们以为上述几种分类法或易与其他文学体裁混淆，或有悖于杂文的发端与缘起。

应该说，杂文这个精灵甫破土而出便承载着批评、批判、针砭、抨击、讽刺的担当，这是因为文学领域中缺少一个充任社会医生的角色；杂文也是按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形成自己“性格”的。既然杂文的功能是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人性批评，那么，它的分类就如同人从皮肤区别分黄、黑、白，杂文也可从风格流派（形式）分类。

在归纳、分辨总体杂文的基础上，我们于近年陆续提出杂文分常规杂文、非常规杂文和荒诞杂文三类。

常规杂文即传统杂文亦称狭义杂文，唐代以来一些作家习惯在散文创作中融进批评、抨击元素，或直抒胸臆、干预生活、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直到二十世纪初《新青年》杂志设《随感录》专栏之后，杂文才名正言顺地渐成文学的一支。

常规杂文多以一事（或“生发”两事三事多事）为由头，通过逻辑推理，或批评或驳诘或商榷，阐释作家的理念，题旨集中而明确，以其引起读者赞同。本书中常规杂文约占五分之二，如《我们应当怎样说假话》、《一个乐于寻找替罪羊的民族是幼稚的》、《晚清报纸》、《腐治》、《有多少这样的代表委员在议事》、《人话》、《小问题》、《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等篇什，针砭时弊、批评世俗，有的绵里藏针，有的入木三分。常规杂文的表现手法基本是一致的，即逻辑缜密、言简意赅、入情入理、有的放矢，而且不必设计情节，不必刻画人

物，也没有废话、偏激的话；环环相扣，深入浅出，一般地都是开宗明义、直言切谏。以思想的力量，启迪读者，这是其他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

非常规杂文是从近年一些散文随笔演绎并加大杂文元素而形成的。散文原本就题材广泛，形式自由而多样，叙事、抒情、写景、状物，回忆、追记、纪念、怀想。近些年来，许多散文作者带着某种悲愤之情针砭时事的作品，十分近似杂文；不过不像常规杂文那样完全以逻辑推理来干预生活，而是以形象思维常常通过某些事件、情节、人物体现其题旨，已超越一般散文的写景状物抒情范畴，我们称这样的作品为非常规杂文。本书中非常规杂文约占五分之二，如《欢迎来到超女的故乡》、《拔毛者说》、《伟大的脆弱》、《看着亲人的脸》、《只剩一种态度》、《女性的解放》、《假如重新选择》、《到埃及躲年》、《生动而温暖的墓地》、《木与石》、《印象中的高考作文题目》等。有些读者喜欢杂文，但喜欢寓教于乐或寓教于美的杂文，他们对一针见血、痛下针砭的杂文有一种距离感。《杂文选刊》下版2004年创刊，以非常规杂文为主打，仅经历两年，月发行量即近数十万册，这无疑表明，非常规杂文的艺术魅力十分强劲，潜移默化的感染力，有时比任何力量都强大。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数以千万计的诗文雪片般向着灾区飞驰，慰藉、祈祷、问候之情通过电波传到灾区同胞心上，本书择优选出十几篇感人肺腑的非常规杂文，读后不禁唏嘘，《我该怎么问？》、《建设坚固的人工世界》、《十年后，愿我们这样悼念》等将以特别的价值载入文学史册。

1989年春，我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撰文《刘征的怪体杂文》，可谓之荒诞杂文命题的雏形。经《杂文选刊》二十年的倡导，目前，荒诞杂文不仅受到许多杂文作家作者的认可，更由于荒诞杂文非常适宜于广大读者阅读口味，因此，许多报刊经常刊发这种最宜普及的杂文，有些都市报和晚报以发荒诞杂文成为吸引众多读者的主打版块，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读者青睐。本书中荒诞杂文约占五分之一，之所以少于常规和非常规杂文，主要是一些作者对荒诞杂文创作还不熟悉。

荒诞杂文有许多表现手法，如说唱体、故事体、戏曲体、话剧体、寓言体、诗词体、楹联体及各种应用文写作体等。《是谁害了颜渊》、《蚁国传奇》、《蘑菇舞》、《蟠桃大会》、《一只兔子的职场故事》等，或幽默，或新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生活中不一定有其事其人其物其现象，但却让你感到很真实，甚至就在你身边，这种虚幻的魅力，既有悬念又有感染力，可读性极佳。许多

读者爱不释手，还有许多青少年热爱之余，练习创作荒诞杂文。荒诞杂文，前景看好。

2008年的杂文不算丰收，但仍有可圈可点之力作，也有些亮点让我们欣喜——一大批新面孔崭露头角，一些有实力苗头的作者在成熟，一些报刊坚持杂文专版专栏并已积累一定的经验，杂文书刊占有市场份额仍在继续高涨，许多出版社竞相邀约杂文编辑家为其选编各种版本杂文图书，有的高校已尝试开设杂文课……所有这些，都预示杂文很有后劲。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杂文成就远远胜过前三十年，无论是杂文创作成就还是杂文作家队伍的壮大，有目共睹。

本书中的看点不少。新选题、新风格、新作者年年有，这就是杂文事业发展的保证。我们预计，明年的杂文会更出色。

2008年12月16日

目 录

万利之上要有生命在	徐迅雷 (1)
万米高空上的人文精神	流 沙 (2)
好运设计	史铁生 (4)
“惠民”究竟是谁在施惠	邵燕祥 (5)
没有隐私地活着	于 坚 (6)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沙叶新 (8)
每个人都是少数者	余泽民 (10)
我们该相信什么	葛红兵 (12)
作揖的好处	韩少功 (13)
教子无方	南 帆 (15)
职业是活在一种状态里	崔永元 (17)
网络时代的纸质文件	咸宁桂花 (19)
晚清兵器	柴 静 (20)
做一只刺猬或一条鱼?	许 锋 (22)
匪夷所思的“创造性作业”	毛 毛 (24)
欢迎来到超女的故乡	黄集伟 (25)
我们应当怎样说假话	苏文洋 (26)
谋略是弱者的暗器	阮 直 (28)
有多少“性”是文化的?	韩秋月 (30)
从“扑克牌”到《点将录》	孙玉祥 (31)
在刀刃上跳舞	小 闹 (33)
怀想天空	海桐 ♀ lonely (34)
拔毛者说	甄学信 (36)
裸露的尊严	刘 畅 (37)
童话故事的第二种结局	滕 洋 (39)

一只兔子的职场故事	笑笑兔 (41)
螳臂当车	谢云 (44)
只染一个红指甲	刘齐 (46)
四川“太太讨薪队”的背后故事	何三畏 (47)
蘑菇舞	谢志强 (49)
2007年“大片”回顾	肖复兴 (51)
伟大的脆弱	柴静 (53)
五条烟背后的“权力即话语”	孙立忠 (56)
一“扶”一“松”之间的人情与世态	张若渔 (57)
公民埃米莉与总统约翰逊	徐迅雷 (59)
负责安全的“谷子地”，你在哪里？	徐迅雷 (61)
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用的？	姜龙飞 (62)
看着亲人的脸	鲍尔吉·原野 (64)
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梁小斌 (65)
“矫诏”为什么如此容易	黄波 (68)
晚清报纸	柴静 (69)
夏姬与四大美女	何申 (71)
反腐举报箱何处挂？	张庆达 (73)
“多次批示”说明什么？	孙焕英 (74)
“段子”里看2007	毕诗成 (76)
给王泉成讲讲胖翻译官吃西瓜的故事	李甘林 (78)
树林里的上帝	史铁生 (79)
从星志国重大立功表现说开去 ——“有腐败、无举报”反思之一	苏文洋 (81)
浪漫主义的“新闻眼”	魏剑美 (82)
瑞士：欧洲杯远比一把手重要	徐迅雷 (84)
伪比假尤难治	毛志成 (86)
只剩下一种态度	邵燕祥 (87)
大学的“脾气”有多大	林奇 (88)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	毛志成 (90)
“罪恶”的柠檬	赵刚 (91)
一个乐于寻找替罪羊的民族是幼稚的	刘洪波 (93)
假如马克思不炒股？	司马心 (95)
我的朋友怕“裸聊”	吴琦幸 (97)

腐 治	徐 迅 雷 (99)
我为什么害怕演讲	黄 波 (102)
病 妻	吴冠中 (103)
论“民主承受力”	孙焕英 (105)
论下蛋	毛 萍 (107)
救八十人，该怎么奖励	黎 明 (109)
铁板的呼吸	肖复兴 (110)
当“家长里短”升格为“文化甜点”	陈 彤 (112)
砸烂背后的眼睛	许知远 (114)
女性的解放	杨 澜 (115)
我们应该怎样开会	吴 鹏 (117)
智 羊	方军勇 (119)
热衷发奖与鲜闻问责的反差	曹 林 (120)
假如重新选择	卞毓方 (122)
话说“互动”	王志广 (124)
“公家男人”之乱弹	于湘女士 (126)
诡辩：逻辑是一条小狗吗？	莫雅平 (127)
那件事儿	刘 墉 (129)
行走在异域之间	叶广苓 顾大玉 (131)
假如捡起面包的不是默克尔	廖建华 (133)
规 定	顾 土 (134)
到埃及躲年	刘 齐 (135)
“夜郎自大”别解	李贵华 (137)
物质时代的精神落差	高群书 (138)
哈佛草坪的“以人为本”	周 琪 (140)
制度的宽容与容纳	孙立平 (142)
有多少这样的代表委员在议事	李 宁 (144)
民主就在与总统面对面时	杨耕身 (146)
无能有时比阴谋更能坏事	阮 直 (148)
对不起张市长，你至多只有一票赞成权	曹 林 (149)
惊闻“政府不吃亏”成为炸楼理由	曹 林 (151)
风气这东西	李国文 (153)
慎给暗杀唱赞歌	黄 波 (154)
人 话	朱大路 (156)

- 千万别往心里去 刘洪波 (158)
- 灯下的思维 朱大路 (160)
- 李子的味道 遗君明珠 (162)
- 三间六尺巷 吴垠康 (163)
- 变异的时代 霍志勇 (165)
- 自在自为的民间在哪里 陈丹青 (167)
- 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党治国先生 狄 马 (169)
- “保护伞”比“胡汉三”更可怕 盛大林 (171)
- 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 邵燕祥 (172)
- 生动而温暖的墓地 蒋子龙 (174)
- 蹲机关 凌耀忠 (176)
- 你担当什么 孙道荣 (177)
- 毛泽东和陆定一对儿子的“建议”和“要求” 秦 海 (179)
- 选民也在“打瞌睡”吗? 潘多拉 (180)
- 五十年后的证明 屈超耘 (182)
- “五四”只剩半日闲 叶志军 (184)
- 蚁国传奇 张鸣跃 (185)
- 摸脸游戏 秦德龙 (187)
- 差一点先生 孙道荣 (189)
- 怎样证明“亲子关系” 周云龙 (190)
- “天下为公”审议 宋志坚 (192)
- 救灾只是一个开始 毕飞宇 (194)
- 皇上今天不死啦 刘诚龙 (196)
- 俺自愿..... 剑 锋 (197)
- “梁武帝管理法”的前世今生 北 狄 (199)
- 我要听汇报 不要听指导 汪 强 (200)
- 建设坚固的人工世界 崔卫平 (202)
- 汶川大地震只是一个知识点吗? 汪 强 (203)
- 十年后,愿我们这样悼念 张 鹏 (205)
- 木与石 舒 城 (207)
- 白天鹅的记忆 从维熙 (208)
- 范美忠是谁?我们又是谁? 张若渔 (210)
- 假如中国也设个“斯黛拉奖” 沈 栖 (212)

女大学生渴盼“潜规则”成名说明什么?	冯印谱 (214)
为“恢复兽性”支几招	苏文洋 (215)
价值判断在根基上的偏移	徐迅雷 (217)
师爷笔法	墨未浓 (219)
粉丝: 一个鼓励自虐的商业名词	魏剑美 (220)
来福的黄金周	翁志刚 (222)
你是谁心头的宝	柴 静 (224)
小问题	罗 西 (226)
不约而同的一声调笑	刘洪波 (228)
人有病, 天不能病	何三畏 (229)
健康强迫症	刘 齐 (231)
不明真相的群众与眼睛雪亮的群众	曹 林 (233)
扭曲的反抗与想象的崇高	刘洪波 (234)
鬼界的官僚体系	张 鸣 (236)
现实与虚拟	倚栏读简 (238)
假如小贩手中那支枪是真的	曾 颖 (239)
看管世界的逻辑	张 鸣 (240)
另类神仙	崔岱远 (242)
蟠桃大会	崔岱远 (244)
我该怎么问?	陈晓楠 (246)
印象中的高考作文题目	陈 彤 (248)
无辜的潘多拉	王重旭 (250)
难 局	龙应台 (252)
美国《公民读本》的第一课: “你”	林 达 (254)
当中国人“吃一堑”外国人“长一智”成为习惯	孟 波 (256)
腐败的两个层级: 官和吏	黄 波 (258)
扑 火	闵凡利 (260)
我们的“第一”情结	陈老萌 (262)
那个飞扬跋扈的“国家罗汉”正在偷笑	杰文津 (263)
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	杨耕身 (265)
人间正道尽沧桑	赵 刚 (267)
给观光客看什么	刘 墉 (269)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廖保平 (271)
画 圈	孙焕英 (272)

专家嘴里的火车	甘传炳 (274)
用力过度	罗 西 (276)
欢悦者的脸皮, 厚到没羞没臊	张 鸣 (277)
猴子、熊猫和爱国病	王跃文 (279)
是谁害了颜渊	郑俊甫 (281)
商业的炊烟	梁晓声 (283)
袭人的服务与领导	王 蒙 (285)
谁霸占了鸳鸯的青春	王 蒙 (286)
我的奥林匹克	崔永元 (287)
门和门卫	彭国梁 (289)
等待客人	温 宝 (291)
隐入草地的纪念碑	朱学勤 (292)
种树小记	于 坚 (294)
苏武: 皇上, 我在这儿呢	张继合 (296)
全体人民装孙子?	冉云飞 (298)
少 许	于 坚 (299)
代 沟	柴 静 (301)

万利之上要有生命在

徐迅雷

感人的救援，留给人的感动是长远的。最近发生在广东的两次救援，在公众心底激起阵阵涟漪：在东莞，百人彻夜奋战，救出坠入直径二十厘米桩管的三龄童（10月9日《新快报》）；在花都，大面积停电后，救下高压电塔上一位精神恍惚的妇女（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无论是“救上来”还是“救下来”，付出的人力物力代价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万利之上得有生命在，无价的生命高于一切；要说世界上有什么共同的“明规则”，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就是一条铁律。

有人问：让半个城区都停电来救一个人，花费的公共资源太大了，值不值得？不妨看看英国的一个极端之例：有位名叫埃米的妇女，因病痛而一直“迷恋”于跳海自杀，2001年以来已至少五十次跳海自杀而被救了起来。英国海岸警卫局说，政府支付的费用已超百万英镑。尽管埃米被怀疑为故意与警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尽管英国地方法庭也发出“反社会行为规则”禁令，禁止她前往海滩走进大海，但一位警官说：“她要再次自杀，我们还是要去救她，在生命面前，我们别无选择。”

法庭的禁令是必须的，警方的救援也是必须的。这就像花都爬铁塔的“神秘轻生女”，可能被处以十五天拘留，但如果她“出来后”再次爬上铁塔，我们还得救她。梁启超先生曾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其实，权利之一，就是“生命权”。对生命权越来越重视，表明一个国家越来越走向现代文明。在抗击台风“罗莎”之际，温家宝总理在批示中就强调：特别要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人，永远在“物”之上，这是亘古不变的定理。早在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了大型水库垮坝的重大事件，死亡两万六千人，中央紧急救援时，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尽管

这样的救援已经迟了一步，但李先念不惜一切代价救人要紧的意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可遗憾的是，不重视生命的事至今时有发生。今年8月18日，北京一采煤点塌冒，救援一阵子之后，现场指挥部就认定“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放弃了救援。最后是矿工孟宪臣孟宪有两兄弟凭借自救，挖出生命通道，六天后自己爬了出来。这样的自救，真是对漠视生命的人一记响彻云霄的耳光。当生命被视如草芥，那么，作为草芥的“物质”，还有什么意义？

物质可重生，生命不倒行。救人的不惜代价、救援的生死时速，碾碎了长久形成的“拜物教”。尊重生命的人类世界，永远要记着：万利之上还有生命在，万利之上要有生命在，万利之上须有生命在！

【选自2007年12月（上）《杂文选刊》】

万米高空上的人文精神

流 沙

万米高空，在一个密闭的飞行器内，注定会放大许许多多人生细节。

一位重庆民工，乘飞机从深圳到重庆，飞机起飞后，他对机舱内的一切东西都感到新奇。最后他来到洗手间，把门关上，久久没有出来。乘客们有些奇怪，这个人何为待在洗手间不肯出来。乘客们通知了空姐，空姐不断敲门，结果门打开后，里面伸出一双湿漉漉的手，一个声音传来：“小姐，有没有飘柔？”原来，这位民工是第一次坐飞机，他看到洗手间里的热水，突然想洗一个澡。他对空姐说：“咱工地上条件不好，没法洗澡，这里真不错，还有热水。”

在东航的一个航班上，空姐看到一位老汉紧紧抱着一个袋子坐在位子上。空姐向每位乘客派出食品和饮料，当派发到老汉时，老汉拒绝了，空姐有些奇怪，老汉说，这些食品和饮料是收费的，他没有钱来支付。原来，这老汉是去北京看望上大学的儿子的，那袋子里是给儿子捎带的红薯干。空姐对老汉解释机上的食物是免费的，并给了他一份。老汉说，他舍不得吃，要把这些食物带

到北京，留给儿子吃。在长长的旅途中，老汉就饿着肚子，不肯享用那份饭菜。

在福州飞往青岛的一个航班上，一位妇女拿着一个保温盒紧张地坐着。空姐发现后，试着与她攀谈。那妇女说，保温盒里装着的是馄饨，因为在青岛读书的儿子突然想吃妈妈做的馄饨，她思前想后，做好了馄饨买了飞机票给儿子送去。空姐以为妇女十分有钱，但妇女有些无奈地说，她是一位普通职员，这张飞机票，花了她一个月的工资。

最后再来看一个“奇闻”。

四川的一个网络论坛上，出现这样一个帖子。一个自称有着高学历、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错的“小城里的律师”说，他至少乘坐过二十五次飞机，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海南度假，在机场遇到了几个农民，这些农民穿着不得体，也不认识机票上和机场电子屏幕上的英文字母，让机场服务员无所适从，这些农民就站在“金发碧眼的洋人”面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这位“小城里的律师”还说，这些农民不知耻地拥挤在柜台周围，贪婪而好奇地向里面张望，全身的重量都支在胳膊上，活像三个吊死鬼。他们手里竟然只拿着飞机票。当服务人员请他们拿出身份证时，他们才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手忙脚乱地乱摸一气。“小城里的律师”说，航空是一个国家的窗口，航空也是高素质人士的交通工具，应该对这些素质低下的人士限乘。

第一个故事，让人心酸；第二个故事，让人心痛；第三个故事，让人心软；最后一个故事，真让人出离愤怒了。

是的，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能经常买得起机票，乘得起飞机。在那个密闭的机舱内，那是以有钱人主导的空间。民工、贫穷的农民、普通的母亲，是这个空间里的“另类”，但他们却不在乎自己的卑微，他们在用自己的卑微和无知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正在缺失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这个社会万万不能缺失的，那就是——人文精神。

【选自2007年12月（上）《杂文选刊》】

好运设计

史铁生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你父亲是知识分子。当你父母不在家时，把好朋友都叫来，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载歌载舞地庆祝。你们一起去冒险，拿点钱，瞒过父母，然后出发，义无反顾。把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没关系，膝盖碰出了血，白衬衫洒上了紫药水没关系，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跑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懂三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到你四五岁的时候，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的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时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做些别的事，让你父亲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熟人都对你刮目相看。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得出色，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洋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慢跑，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你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你又在朋友家里和

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们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总之，你们终成眷属。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顺利、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限制了想象，丧失了激情，继而是麻木——会不会？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是的，我们已入绝境。

其他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选自2008年3月（中）《杂文选刊》】

“惠民”究竟是谁在施惠

邵燕祥

传媒不断传播新词，最新的一个，是跟“支农”并列的“惠农”。有时扩而大之，径称“惠民”。“惠农”是一个动宾结构。受惠者是农民——在中国一说农民，那就有八九亿人口，而施惠者是谁？略去主语，就意味着不言而喻吧。

在国际关系中，一般讲究的是“互惠”。单方面施惠，似乎应该只限于国内，而惠及几亿农民，那可不能算是小恩小惠，真是大恩大德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个流行的关键词：“恩情”——“恩情长”，“恩情